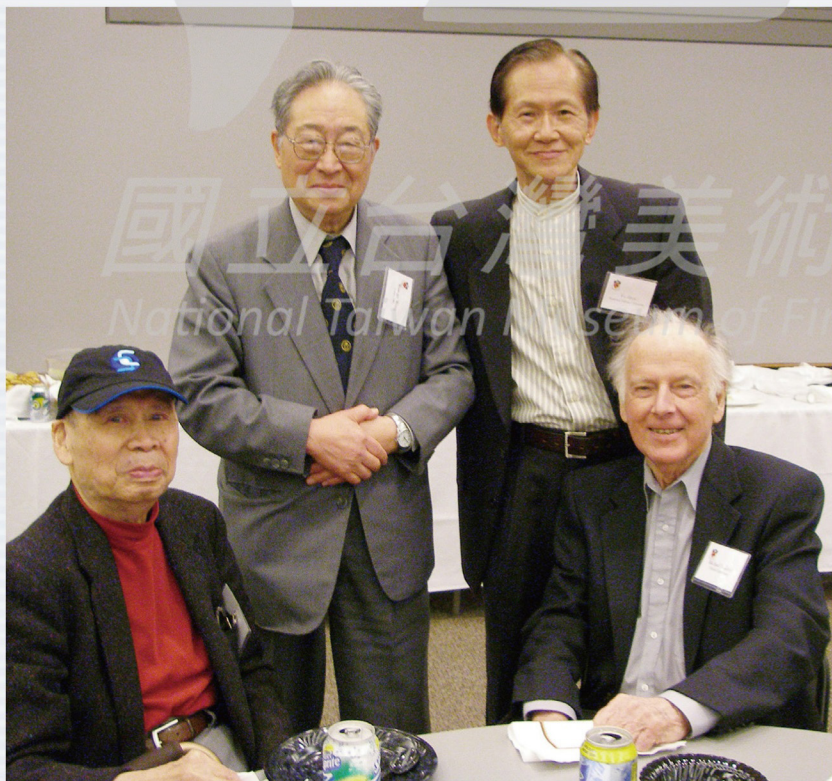


四・從張大千的血戰古人到書畫鑑定研究

傅申自臺北故宮期間，即注意到張大千之仿古、偽古之作品，赴美留學，又接觸大千仿石濤種種，為沙可樂藏畫作分析，著《鑑別研究》一書。期間與徐復觀教授論辯故宮兩卷〈富春山居圖〉的真偽，在學術上多所磨練。執教耶魯時，得機會籌辦西方最重大的中國書法大展及首次國際書學史研討會，中譯本圖錄出版後，對大陸書法界也引起極大回響。1977年傅申接受美國科學院之邀，參與十人專家參觀各大博物館的「中國古畫訪問團」。臺北故宮蔣復璁院長原定傅申為故宮接班人，終因此行而未果。傅申後轉華府佛利爾美術館，又兼日後新建之沙可樂美術館中國美術部主任，得舉辦張大千大展，並研討其偽古畫，不意成為張大千專家。



左起：李鑄晉、翁萬戈、傅申、蘇立文合影。

〔右頁圖〕
傅申 振衣濯足五言聯
1973 隸書
136×33.5cm×2
釋文：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流
癸丑上元 君約傅申
鈐印：憂狗之似（白文）、
一粟齋（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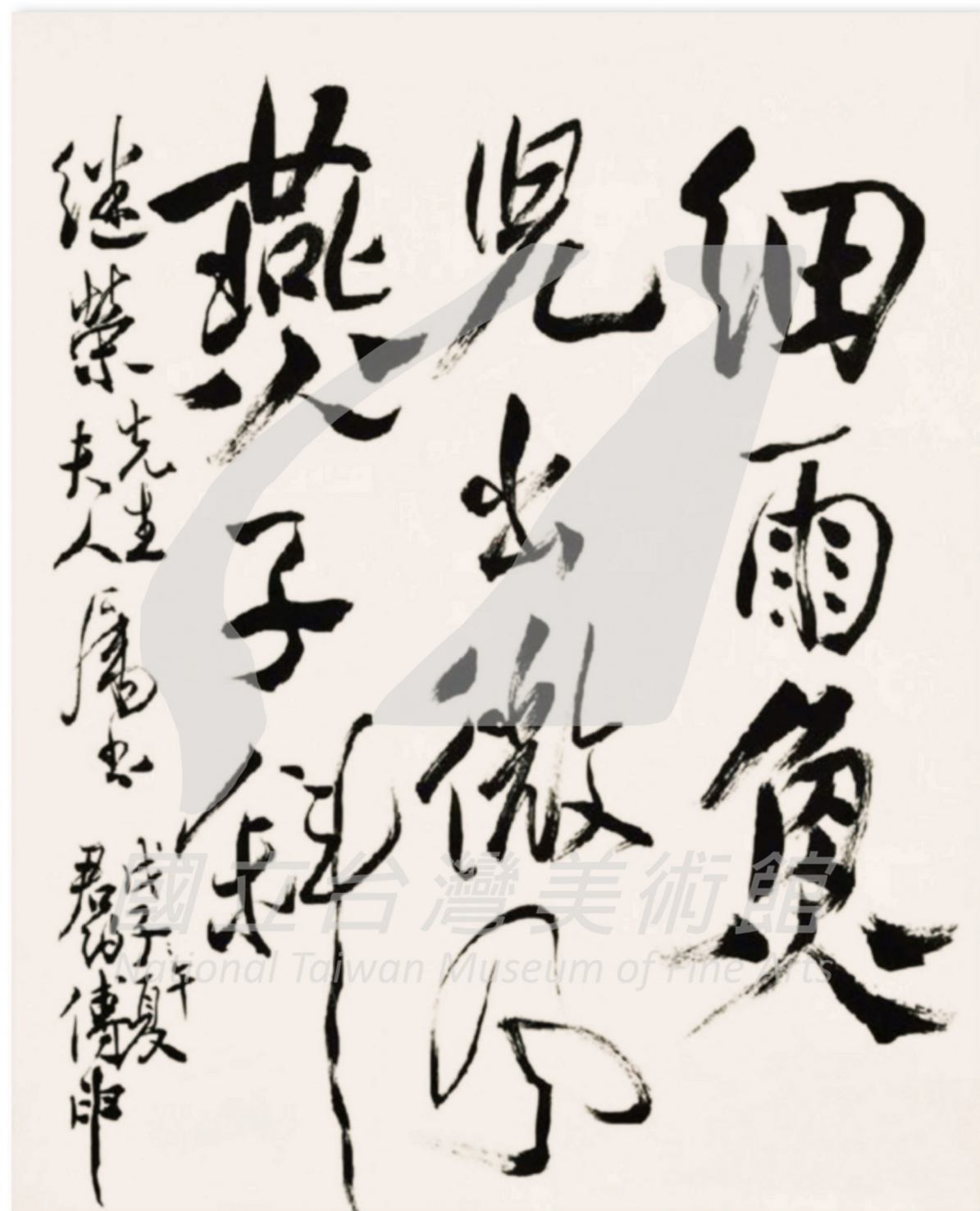


傅申 檢點招邀八言聯 1966 篆書 181×33cm×2
 釋文：檢點圖書摩娑花石 招邀羣履笑浪湖山 清季篆書家
 吾愛清卿之凝重 撫叔之姿媚 而兼有二長者其唯濠
 叟乎 丙午春二月 君約傅申於外雙谿

■ 奠定學術生涯的 堅實基礎

1970年，蔣復璁院長邀請傅申回國參加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三天的「國際中國書畫研討會」並發表論文。這場國際學術討論會，邀請世界一百多位藝術史學者齊聚一堂，由蔣夫人宋美齡親臨以英語致開幕詞，至今仍可謂盛況空前絕後。傅申撰寫了六萬字中文的〈《畫說》作者問題研究〉，主要是釐清三百年來「南北宗」山水畫論的原創者及其影響。傅申除了查閱歷代文獻資料，也從董其昌、莫是龍二人的收藏和書畫作品的實證中，求證於董其昌、莫是龍、陳繼儒，以及其他相關諸人，得出《畫說》及「南北宗論」的原作者就是董其昌的結論，是從董其昌歷年研究和收藏的古畫中發展得來的，傅申的結論認為「南北宗」山水畫論與莫是龍無關。此次發表，使傅申一舉成名於國際中國書畫史界，為他日後在中外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基礎。

1971年，傅申遵照洛克菲勒獎學金的合約，必須返回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服務，擔任一年的副研究員，並兼任臺大歷史研究所美術史組導師一年。那時故宮蔣復璁院長就打算讓傅申留在臺灣出任副院長，當時院裡的資深者甚多，有人憤憤不平，表示「傅申做副院長，



傅申 杜甫詩軸 1978 行書 61×50cm
 釋文：細雨魚兒出 微風燕子斜 繼榮先生夫人屬書 戊午夏 君約傅申
 傅申按：此為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朱繼榮教授（1918-2008）書。



〔上圖〕
傅申、王妙蓮合寫的《鑑別研究》（沙可樂藏畫研究）一書

〔下二圖〕
《鑑別研究》（沙可樂藏畫）一書扉頁

那我們做什麼？！」本來就無意於行政工作的傅申，聞此傳言，心裡即打算返美，另一方面，方聞教授也鼓勵他返回普林斯頓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如果要取得博士學位，傅申必須研修西洋美術史，另外他還要通過歐洲語言的考試，傅申研究中國書畫，閱讀資料基本都是中文的，讀英文已經很吃力了，還要再修法文或德文，令他有放棄學位之想，不意方聞教授網開一面，允許他以日文替代歐洲語系，在日本教授島田修二郎主考下，終於通過了第二外國語的考試，之後又通過了博士學位資格考試，得以進行博士論文。

1973-1974兩年間，由於與香港大學的徐復觀教授進行多次的學術辯論，收集了大量的黃公望資料，原本想以黃公望作主題寫作博士論文，但是與方聞教授研討後，決定以宋代黃庭堅的《張大同卷》為中心論題。對傅申而言，他對書畫研究都有興趣，更何況，他在臺北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就是北宋蘇東坡、黃庭堅及米芾三家的書畫論，對臺北故宮所收藏的幾卷名跡及黃山谷的許多手札

都很熟悉，也做過一些相關的研究，於是以新出現的黃庭堅《張大同卷》為中心的論文，他輕易就能上手了。

沙可樂的收藏研究

回到普林斯頓進修期間，1972年方聞教授指派傅申為沙可樂（Dr. Arthur Mitchell Sackler, 1913-1987）的書畫收藏主辦展覽並出版一本展覽圖錄，那是方聞教授主導為沙可樂收藏的一批寄存在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裡的中國書畫，傅申趁此機會對每一幅藏品進行相關的研究，特別是鑑定作品的真偽及為無款的畫作重新定名等等。傅申在圖錄裡撰寫了一篇序文，提出他的中國畫「瞳眼區（Eye Area）」的理論，他將太湖流域四周，北以長江及揚州、鎮江為界，南至杭州、湖州，西至南京以及安徽的黃山，東至松江上海，畫出以太湖為形似「瞳孔眼眸」的區域，由於元明清中國書畫家多數活動於此一地區，傅申特以太湖瞳眼命名，為元、明以來的「靈魂地區」，此書後來兩次再版，被西方學者列入重要的參考書目之中。

傅申當時是對沙可樂收藏進行研究，卻因為石濤的雙胞書畫，以及對戴進名下的假畫進行重新定名，吸引了傅申對石濤等畫作的真偽進行更全面的研究，除了撰寫通論以外，傅申以手工剪出成千的石濤單字排比，由夫人王妙蓮花了很多精力和時間譯成英文，同時增加一部分西方學者的鑑定理論，他們將此書定名為《鑑別研究》，197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出版，其基礎便是出自於他對沙可樂收藏的研究。在沙可樂藏畫歐美巡迴展覽三年期間，此書已經再版了三次。

傅申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期間，曾應邀在中文圖書館的會議室中講演中國書法並現場示範而留下了他所書寫的「壯思堂」題字，至今仍高



〔上圖〕
1975年，傅申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會議室書「壯思堂」（John's Hall）。陸蓉之2005年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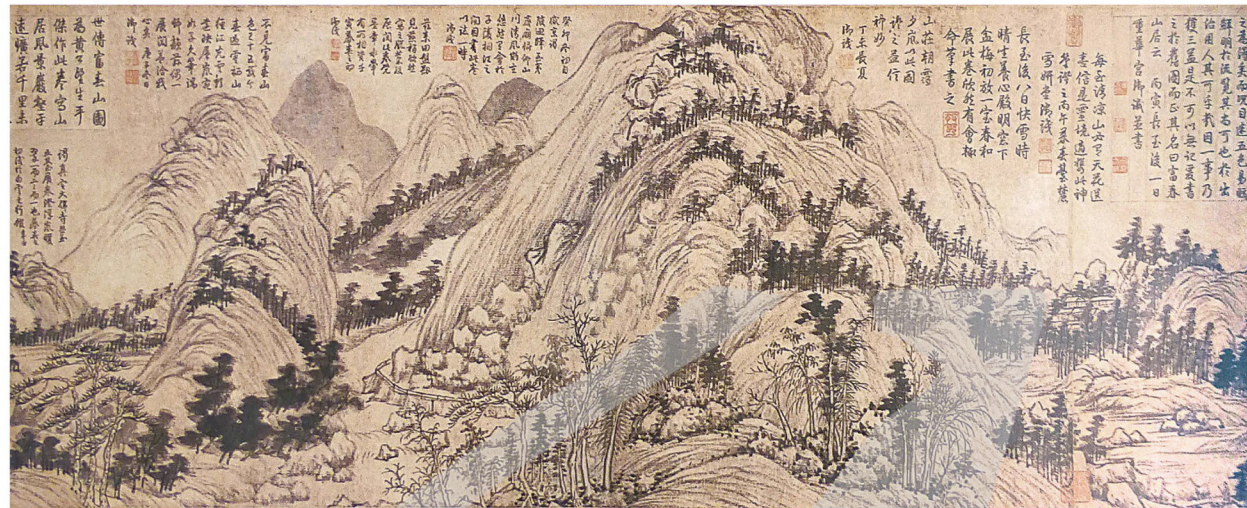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無用師本」(局部) 紙本

掛於室，成為普林斯頓大學中國藝術史研究所的傳世之寶。

1974年，耶魯大學的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教授即邀請傅申去演講，當時傅申還未完成博士學位，英文一直是傅申的弱點，由於他對用英文公開演講有所遲疑，拖延了半年後傅申再度獲邀，才勉為其難前往。這次演講內容是以傅申的博士論文為主，講述他對於黃庭堅的研究，那時傅申還沒有使用多媒體的設備，也沒有使用幻燈片，只以影印的圖片和書本作為演講的展示材料，放在一張大桌子上，聽眾圍坐四周，包括中國考古史領域的張光直教授。演講結束後，美術史研究所所長請傅申吃飯，告知他剛才所務會議已經通過聘任他到耶魯任教，原來聽眾當中那些年長者，都是來考察他是否通過聘任的資深教授。後來，傅申又得知他的耶魯教職，其實也是由多倫多加拿大國家美術館館長時學顏（Hsio-yen Shih, 1933-2001）和耶魯的張光直兩位分別推薦的。

傅申（右）與班宗華合影於耶魯大學。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子明本」(局部) 紙本
傅申認為不論繪畫的筆墨或書法，都是「無用師本」遠勝於「子明本」。

對黃公望兩卷〈富春山居圖〉真偽的論戰

還在進行博士學位論文的傅申，因為在1973年已有《鑑別研究》的大著出版，1975年已經受聘到耶魯大學任教。此前兩年的1973年香港大學的徐復觀教授在《明報月刊》發表了鏗鏘雄辯的：〈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兩卷黃公望的富春山圖問題〉一文，為乾隆皇帝翻案：他認為乾隆題跋滿卷的「子明本」才是真跡。徐教授的文章引發學術界對兩卷〈富春山居圖〉進行真偽的激烈論戰。徐復觀教授的論點與傅申在臺北故宮時對兩卷並列比較研究所得的結論剛好相反，傅申認為不論繪畫的筆墨或書法，都是「無用師本」遠勝於乾隆題跋的「子明本」，而且「無用師本」的題字風格與其他黃公望的真跡一致。於是傅申在《明報月刊》發表了〈兩卷富春圖的真偽——徐復觀教授大疑案一文的商榷〉、〈剩山圖與富春卷原貌〉、〈片面定案——為富春辯向讀者作一交代〉及〈富春辯贅語〉等四篇辯論文字。

當時傅申正在準備博士論文的題目，他打算以黃公望作為論文方

傅申（右）與高居翰合影



向，但是指導教授方聞建議他研究一位普林斯頓地區收藏家從張大千處購得一卷過去沒有發表過的黃庭堅的《張大同卷》，作為他的博士論文命題。

1976年，在執教耶魯一年後，傅申在方聞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黃庭堅的書法及其贈張大同卷——一件貶謫中書寫的傑作》的口試，終於順利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1977年傅申升任耶魯大學的副教授，他在耶魯大學美術館又策劃了「筆有千秋業（Traces of the Brush: 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中國書法大展，同時舉辦為期三天的首屆國際中國書學史學術討論會。這是在美國甚至全世界舉行的第一個國際中國書學討論會，來自歐洲、日本和美國的百餘位學者都參與會議，十餘位提交或宣讀了論文，傅申的論文是《時代風格與大師風格的相互關係》，他指出通過認識歷代大師風格的集大成與獨創性，以及其與時代風格之間的關聯性，由此說明斷定作品的真偽與時代之間的關係至為重要。

為了籌劃這個展覽，傅申和耶魯大學美術館的策展人員到美國各地的公、私收藏中挑選借展作品，從王羲之《行穰帖》、黃庭堅《廉頗藺相如傳》及《張大同卷》、米芾《吳江舟中詩》卷、范成大《西塞漁

社圖跋》、張即之《金剛經冊》、鮮于樞《御史箴》及《石鼓歌》、趙孟頫《妙嚴寺記》、康里子山《梓人傳》，明代沈度、沈粲、陳白沙、沈周、吳寬、祝允明、文徵明、王寵、陳淳、徐渭，到清代的八大、石濤、何紹基、楊守敬、左宗棠等等，將美國境內收藏的精品全都網羅到一個展覽中，柏克萊大學高居翰教授特地安排這個展覽巡展至他們大學的美術館舉行。

傅申負責編寫圖錄，將展品以篆隸、草書、行楷書分成三大類，逐一介紹其發展簡史，由於中國書畫傳世作品的真偽問題，尤其是王羲之等的作品，傅申特別以單獨一章來解說「書法的複本和偽跡」，而且因為美國私人收藏中祝允明的行草卷存有真偽相雜的問題，因而在圖錄中另闢〈祝允明問題〉的篇章。討論了如何建立一位書家的基準作為標準。再用這些基準作，去正確認知和該書家風格及品質的跨度，再後以此區別真偽。傅申注意到在美國及全世界的書畫收藏，都是畫作遠多於書法，許多畫作的手卷和冊頁，保存了不少書畫家及鑑藏家所題的引

《Traces of the Brush》章節
及展出法書目題字 1977

釋文：法書的複本與偽跡

篆書與隸書

草書

行書與楷書

題跋與法書

祝允明問題

傅申按：此書乃執教耶魯時著。

葛鴻楨有中譯本《海外書跡研究》。





1977年，傅申（前排左3）與方聞、高居翰、何惠鑒、吳訥遜與納爾遜美術館館長武麗生等十位中國書畫史專家，應美國科學院選派赴大陸考察。

首和題跋，他特地選在這次展覽中一併展出，還在圖錄中特別列了一章〈題跋與法書〉，開啟了後人對題跋書法的重視。

傅申對於中國書畫傳世作品真偽鑒而不捨的研究，充分體現在該展覽《筆有千秋業》（*Traces of the Brush: 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的圖錄中，這本書在海外被認為是研究中國書法最有學術價值的英文著作之一，並成為中國藝術史的教科書。該圖錄在一年內即售罄，日後為蘇州博物館的葛鴻楨譯成中文版的《海外書跡研究》，1987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也很快脫銷。該中文版雖然距原著晚了十年，但是對於當年的中國大陸書學史界提供了許多美國的收藏資料和新的觀點，如〈祝允明問題〉所使用的鑑定某一書家基準作的方法等等，後來在中國大陸及香港等地啟動了許多後續研究，學者們如劉九庵、蕭燕翼、戴立強、

葛鴻楨，及香港收藏家林霄等等，陸續豐富了祝允明書法的研究與鑑定。

與臺北故宮院長一職擦肩而過

1977年，還有一件大事，就是傅申與方聞、高居翰、何惠鑒（Waikam Ho）、吳訥遜（Nelson Wu，筆名鹿橋）、武麗生（Marc F. Wilson）等十位中國書畫史專家，應美國科學院選派赴大陸考察（P98）。一行人考察了北京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以及天津、遼寧、上海、杭州、蘇州等七大博物館，並且到庫房逐一觀賞書畫藏品，也訪問了西安的碑林。這次中美雙方藝術史學者專家面對面進行學術交流，在當時的時空環境而言，真是至為難得的事件。雖然當時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蔣復璁院長為此連番寫信阻止傅申赴大陸參訪，並嚴肅提醒他，一旦去了大陸，勢必影響他未來接任故宮院長的機會。但是傅申很難放棄這個學術上必有大收穫的機緣，蔣復璁院長特地去函告誡傅申，希望他千萬不可以去大陸，如果去了，將會是「親痛仇快」的事，最後傅申還是違背了蔣院長的叮囑，隨團去了大陸。後來，果然因為一張此行在天安門廣場的照片，被人以黑函指控如果傅申當上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院長，就會把寶物還給北京故宮，而導致傅申與臺北故宮院長一職擦肩而過。

1977年的大陸行讓傅申與大陸著名的畫家、鑑定家謝稚柳，還有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等學者專家相識，和他們相交數十年的情誼都是



1998年，傅申（右1）、陸蓉之（右2）夫婦與美國美術史家武麗生夫婦合影於臺北的紫藤廬。

由此行為起點。也就在參訪上海博物館期間，館方特別安排傅申回到浦東鄉下和親人相聚，見到了叔叔一家人和坦直小學的同學。倒是高居翰在返回美國以後，編輯了同行各家所拍攝的各個館藏品幻燈片，做成一套教學用的中國畫教材，分售給全世界各大學研究所及美術館，對國際間中國藝術史的教學影響極大。

接受佛利爾美術館的聘書

1978年，傅申接到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坊間中譯並不統一，因Freer先生在館中有一印章是「佛利爾」故不得任意中譯。）館長羅覃的邀請，要他到華盛頓去工作。羅覃早年曾到臺北故宮實習，與傅申坐同一辦公室，等到傅申在耶魯教書，拿到了博士學位，並舉辦了大型書法展和研討會後，羅覃已經是美國最大的東方藝術館——佛利爾美術館的館長。羅覃因為美術館的中國部主任一年後將離開，給了傅申一年的時間考慮，是否願意出任該館的中國部主任。結果傅申因為安排夫人王妙蓮到耶魯工作未能如願，決定接受佛利爾美術館的聘書，夫婦倆移居到華盛頓生活。

佛利爾美術館是由底特律的鐵道暨汽車產業大亨查理·朗·佛利爾（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所建立的。他是擁有美國藝術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作品最大宗的收藏家，為了幫助他打造一家集中展示的場所，而啟動了建館計畫。在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總統的支持下，1916年開始建館，1921年落成，卻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延至1923年開館，羅斯福總統和佛利爾先生都未能親睹這座藝術館的完成及開幕。按照佛利爾的遺囑，他捐贈給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大量收藏品，有一個附帶條件，為了可以隨時提供給學者研究，所有藏品必須集中在館裡，不得借展在其他地方展



傅申（右2）與收藏家友人們
攝於佛利爾美術館庭院。

出。佛利爾美術館是第一個由私人收藏家捐贈，而創建的史密森尼博物館群其中的一家美術館。自從佛利爾先生於1919年去世以來，透過捐贈及購藏，館藏加大了將近三倍，目前典藏了超過一萬八千件亞洲藝術品，是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尼博物館群裡最大也最集中的亞洲美術館。

1979年開始，傅申在佛利爾美術館負責經常性的策展、藏品研究、館藏品的選購及受贈等工作，參與館際交流，出席各種學術討論會，也幫助美國其他各館購藏中國書畫作品的鑑定，工作忙得不可開交。那時我和傅申還未曾謀面，他在美東，我在美西，我曾經在美國《藝術新聞》（Art News）雜誌上看到他被推舉為年度全球最有影響力的藝術界風雲人物之一，當時華人在全球藝術圈是處於很邊緣的位置，所以我看到傅申的照片和介紹文字時非常激動，心裡就想著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認識他。

80年代以後，港臺收藏家崛起，中國書畫價格不斷攀升，在館方原有的資金及固定的預算下很難有所作為，傅申只好利用一次特別經費的機會，向王季遷、余協中、翁萬戈等私人藏家購藏了一批比畫作價廉的書法作品，包括原藏於三希堂的王獻之《保母志》及元人題跋卷，趙孟頫、康里子山合卷，吳寬、陳淳、徐渭、鄧石如等人的書法作品，收集在1981年至1983年間傅申與日本的中田勇次郎教授合編的《歐美收藏中國法書名跡集》的六大冊內。

1982年，沙可樂先生捐贈了大約五十億美金價值的一千件亞洲藝術品收藏給史密森學會，還提供四百萬美金的經費興建設施，在佛利爾美術館隔壁花園的地下建立了沙可樂美術館（Sackler Gallery）。1987年，沙可樂先生在美術館開幕前四個月去世。新館落成後，由佛利爾館長帶領的同一班子同時掌管兩家美術館，因此傅申受聘為兼沙可樂美術館的中國美術部主任。

意外變成鑑定張大千畫作真偽的專家

巴西「八德園」中張大千及其盆景。（王之一攝，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左圖〕

傅申（左）與丁翼（右）拜會張大千（中著長袍者）時留影。

〔右圖〕

1964年6月20日，《中央日報》以〈藝壇老少〉標題報導傅申與張大千會面。

然而，今天大家談到傅申，只知道他是研究張大千的頂尖學者，其實這個說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知。說到傅申對張大千的研究，就不能不提他在197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出版，和他第一任夫人王妙蓮合寫的《鑑別研究》一書，那裡面探討了許多關於石濤的畫作。但是要研究石濤，就無法迴避張大千，甚至在研究歷代書畫的時候，也會發現一些假畫和張大千之間的曖昧關係。傅申是因為研究歷代的古書畫，而對張大千有了抽絲剝繭般的深刻檢驗，一步一步發現了張大千所作的歷代假畫，意外變成鑑定張大千畫作真偽的專家，研究張大千原本並非傅申的目的，而是他研究過程必然發生的結果。

傅申見過張大千本人兩次，其中一次還討論過假畫的問題。傅申研究歷代古畫時，總是會遇到真偽判定的問題，他想趁大千先生還在世的時候，真跡作品在世界各地流傳很多，傅申有充分的機會比對求證，他必須對張大千一生的畫作盡快進行地毯式搜索般的研究工作，對張大千一生模仿過哪些古人作全面的瞭解，於是他決定在1991年辦一個大型的「張大千回顧展」。

從1989年至1990年的策展期間，傅申追溯著大千先生的足跡，從他

【研究出版品】

傅申在佛利爾美術館工作的十餘年間，前後發表了五十餘篇大大小小文章，經廣州的君慧將之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繪畫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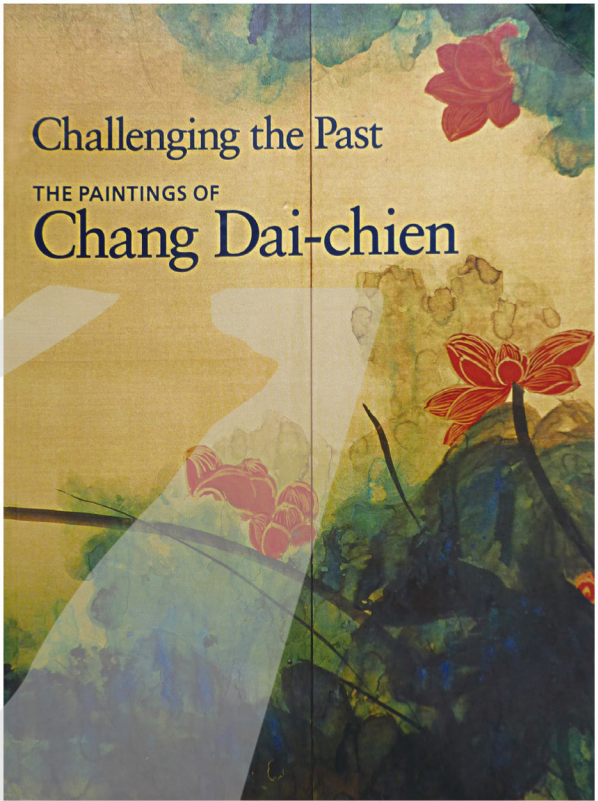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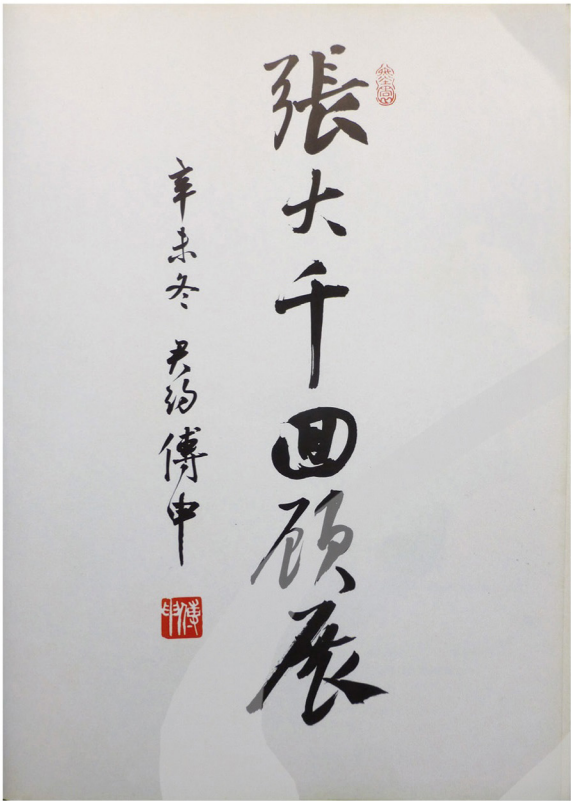
- 1980年〈黃公望的九珠峰翠圖與他的立軸章法〉；
- 1984年〈金枝玉葉老遺民（按指石濤、八大山人）〉
〈一幅被偽改的龔賢畫〉
〈鄧文原的親家公及其女婿的匡廬圖〉；
- 1986年〈白石雪個同肝膽——論八大山人對齊白石的影響〉；
- 1987年〈黃賓虹上海時期的山水與晚年花卉〉；
- 1991年〈沈周有竹居與釣月亭圖卷〉；
- 1992年〈石溪複本畫舉例〉
〈倪瓚與元代墨竹〉；
- 1993年〈王翬臨富春及其相關問題〉
〈秋林小隱圖的作者：元代陶復初或明末項德新？古畫誤判例〉
- 1994年〈中國畫中的幽默〉等。

（二）書法類有：

- 1980年〈1977年在中國大陸所見中國傳統和現代書法〉
- 1983年〈張即之和他的中楷補篇〉；
- 1984年〈書法的複本與偽跡〉（章汝爽中譯）
〈天下第一蘇東坡——寒食帖〉
〈董其昌與顏真卿〉；
- 1985年〈顏書影響分期〉
〈真偽白居易與張即之〉
〈顏魯公在北宋及其書史地位之確立〉
〈黃庭堅的草書廉頗藺相如傳〉
〈鄧文原與莫是龍〉
〈金石錄、金石情·李清照與趙明誠〉；
- 1986年〈元代書家鄧文原及其書跡〉；
- 1989年〈董其昌之書學階段及影響〉；
- 1994年〈趙孟頫小楷常清淨經及其早期書風〉等。

（三）收藏與展覽有：

- 1981年〈王鐸與北方鑑藏家之興起〉；
- 1982年〈華府佛利爾美術館〉、
〈海外中國文物的收藏與研究〉；
- 1989年〈從美國哥倫布大展論故宮文物再出國展覽之可行性〉，此文說明傅申與美國國立美術館制定故宮展品獲美國政府擔保的關係，「免於司法扣押的保障」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出國展覽無虞，開啟了以後故宮出國借展的法律模式。



[左圖]
「張大千回顧展」畫冊扉頁傅申的題字。

[右圖]
傅申1991年策劃沙可樂美術館舉辦「血戰古人的張大千」大展，亦名「張大千回顧展」圖錄封面。

的出生與求學地四川，隨著他遍及大江南北的遊蹤，然後因政局而離開大陸的海外遷徙路線，傅申到訪了九龍、香港、印度、日本、韓國、阿根廷、巴西、美國，甚至實地考察張大千和畢卡索在法國會面的地點，直到最後張大千歸葬臺灣，一處都未有輕忽地全面搜集研究材料。之後，傅申和大千弟子孫家勤同赴巴西廢棄的八德園內時，傅申在即將成為水庫的廢墟裡發現了一批張大千做假畫用的鋅版印章，被他的前妻曹氏到處發函誣告傅申竊取私藏，製作假畫，事實上，這批印章到今天都還一直寄存在沙可樂美術館，用作研究的材料。至於張大千私人專用的早晚期書畫印章已全部分別見於成都博物館及臺北故宮博物院內，都有圖錄可證。傅申曾經笑談此事，說到即使他真的擁有張大千的私人印章，以他的書畫功力哪能畫得出來啊？而且自20世紀以來，以照相製版做偽印的方法，日益普遍，況且印章本來不是書畫鑑定的主要依據！



（同頁上、下圖）沙可樂美術館舉辦「張大千回顧展」展出張大千的〈廬山圖〉及局部。

（右頁下圖）傅申 巨然存世畫跡之比較研究題簽 1967 隸書

釋文：巨然存世畫跡之比較研究 傅申 傅申按：此為本人首篇重要鑑畫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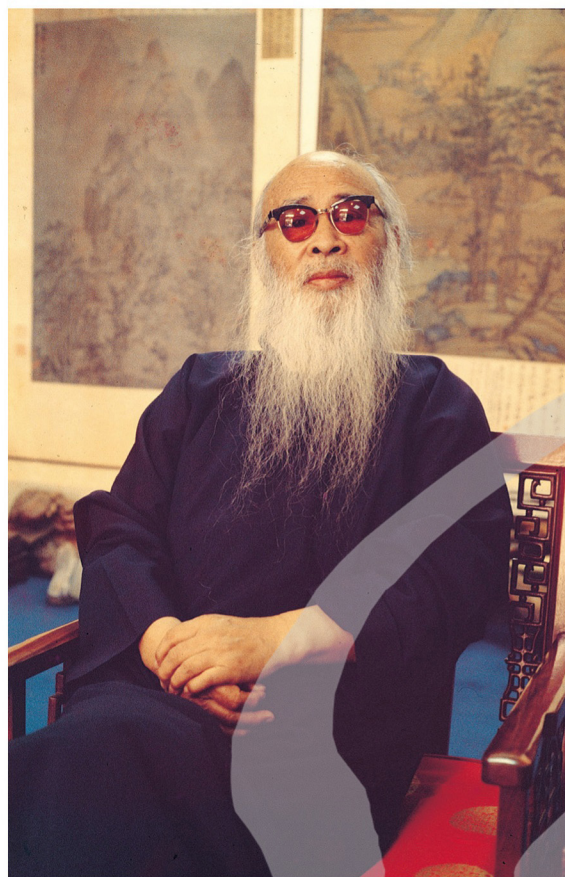
傅申1991年策劃在美國沙可樂美術館舉辦的「血戰古人的張大千（Challenging the Past）」大展及研討會，亦名「張大千回顧展」，並出版圖錄。傅申特地在展覽中陳列一些大千的仿古偽作，讓觀者深入瞭解張大千如何從師古，進而成就了自我的面貌。

對於當代的鑑賞家、權威學者、博物館專家而言，同時展出真偽作品，特別是指展出大師作品時揭露大師仿古的偽作，無論如何都是個大膽的嘗試。傅申在歐美各大博物館看館藏品的時候，在古畫方面總會偶遇張大千作假的畫作，所以擬定了「血戰古人的張大千」這樣的題目，向大英博物館借得他們所藏的巨然名作（其實是張大千所作），在商借之初即告知大英博物館他們收藏的巨然將以張大千作品的名義展出，因為當時負責購藏該畫的主任已經退休離職了，所以他們還是把巨然的畫借給傅申當作張大千作品展出了。

傅申還將張大千所作的石濤假畫，跟石濤的真跡並列展出，若不看說明文字，有些觀者反倒覺得張大千的偽作反而更精彩呢。因為大千的仿作，更適合現代人的欣賞品味！另外，還有私人藏家借展的一幅唐朝張萱的仕女手卷，其實亦為張大千所作，傅申說服了該藏家，可是藏家要求在展出說明中，要加上一句：「這是張大千偽古畫中的精品！」傅申策劃的這個大型張大千回顧展，震驚海內外中國書畫的收藏界，使得

巨然存世畫跡之比較研究

傅申



張大千身影
(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傅申因張大千而一舉成名，該展覽除了華盛頓，還在紐約、聖路易等地的博物館巡迴展出。

至於張大千的絕筆巨作〈廬山圖〉(P.106-107)，傅申聽說該畫雖出於橫濱僑領的請求為其旅館大廳而作，然而大千先生題詩時並未題其上款，又該僑領只提供了畫絹，其餘款項未付，經國內大老張群（岳公）的調停，該畫將寄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待反攻大陸後，將由成都的四川省博物館所有。傅申得此消息，怕此畫一入故宮，就很難再借到美國展出，於是即時去函臺北故宮，得到當時秦孝儀院長的支持，終於在華府首次面世。記得布展時由七、八個大漢抬上預先搭建的架子，慢慢地捲開張掛在特製的牆上。

傅申對於研究張大千的結論，認為大千先生絕頂聰明，而且絕對勤奮過人。因此，當大千結識了在中央社服務的「黃天才」先生之後，覺得在他的名字上自稱為「天才」深不以為然，於是寫了一幅字〈七分人事三分天〉送給黃先生，說明天才不足恃，主要靠努力。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傅申認為像張大千那樣，是十分的天才，再加上持續不斷的十分努力用功的結果。

傅申在研究敦煌古畫時，發現波士頓美術館收藏的一張維摩詰是張大千所仿。其實所有張大千的偽作，是他研究、學習、臨摹、仿古的一個副產品，隨著張大千的古書畫收藏愈豐富、愈高古，他對古畫的研究愈作愈深，瞭解愈來愈透，他所做假畫的手段當然也愈來愈高。他從石濤、八大、青藤一路往上追，最後他到了敦煌，就連隋唐的假畫也無所不能。這都說明了「作假」是張大千學習古人的副產品，也是他挑戰當世鑑定權威、博物館專家及古畫家的試驗品。



(左圖)

傅申（左）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策展的「張大千的世界」特展開幕時，與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握手。

(右圖)

傅申策展「張大千的世界」開幕展，張夫人徐雯波，大千子張心一及黃天才等貴賓們合影。

其實，傅申早年學畫之時，就十分喜愛張大千的繪畫，到了臺北故宮工作，研究巨然時發現兩幅張大千的偽作，之後受到方聞教授的啟發，在《鑑別研究》一書中進行了與張大千的相關研究之後，藉由策劃張大千的展覽，先後出版了《血戰古人的張大千》（英文）和《張大千的世界》（中文），傅申還出版了關於張大千的論文十餘篇，包括1983年〈大千與石濤〉；1987年〈一幅失落的張大千畫像〉（或〈鄭曼青題徐悲鴻所畫的張大千像〉）；1989年〈張大千的戲劇人物畫〉、〈張大千與王蒙〉、〈瀋陽的張大千畫〉、〈佛利爾美術館傳李公麟吳中三賢圖及張大千偽唐宋畫〉；1991年〈血戰古人的張大千〉；1992年〈隋代佛畫：非大千而誰？〉、〈大千隋畫、藏經洞〉、〈松梅芝石圖——張大千受學於李瑞清的見證〉；1993年〈南張北溥的翰墨緣〉、〈上昆崙尋河源——張大千與董源〉等。

傅申自謂，他對張大千如此關注，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張大千是20世紀中國畫家中學古最深最廣的繪畫史家，不瞭解古畫，就很難瞭解張大千；二是他的偽古畫作流傳最廣，不瞭解張大千也就不能正確認識古畫，容易進入「似是而非，捕風捉影」的誤區。傅申為了鑑定中國古書畫的真偽，而竟然成為聞名中外的張大千專家，真是他始料未及的後果。